

## 有关学术写作的两个话题： 术语；归纳哲学的危机

专报编者按

本期通讯内容摘自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、北京大学写作指导中心（筹）于2021年6月10日举办的学术论文写作指导沙龙，本场沙龙邀请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、著名作家、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曹文轩担任主讲嘉宾。术语的运用是理性思考的重要特征，学术研究中的抽象思维必须有术语甚至是术语链，它们与学理体系的建构、真理的发现等紧密相关。此外，归纳思维和演绎思维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有所不同，演绎是从点走向无限的面，归纳是从面走向有限的点。所以，归纳法只产生观点，且观点之间彼此独立，很难形成体系，而演绎是体系构建的必要工具，体系是演绎思维的必然产物。在此基础上，有必要通过广泛的哲学和文学阅读来提升理论素养。

### 一、讲座精华

#### （一）术语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和运用

概念是用最简短的言辞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，是对现象的浓缩，而术语又是概念的浓缩。没有术语的思维是简单的思维，因为，术语标志着对于世界的认识程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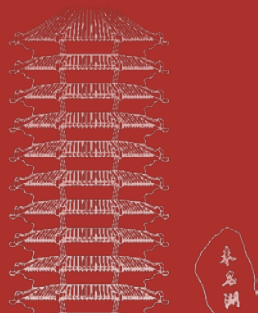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学术论文 写作指导通讯

第 6 期

北京大学  
教师教学发展中心

Center for  
Excell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



术语的密度和思维的丰富性密切相关。广泛的哲学阅读经历对学术研究尤其是对术语的运用具有重大意义，小说的艺术与写作方法都与哲学密不可分，比如小说中“推翻”的概念其实来自哲学中的“否定之否定”。哲学著作中术语的密度很大，阅读中会收获思维的紧张感与成就感。伟大的思想家都擅长选择和制造新术语，术语有助于突出概念、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印象，比如荣格提出的“集体无意识”术语令人一目了然。术语为叙述带来简便性，便于读者识记和学术传播。同时，要避免走向堆砌术语的歧途。术语对思维的精确性具有重要作用，学术写作必须追求精确，用术语纠正过去思维的笼统与粗疏，从而区分出细微的层次。米兰·昆德拉的写作往往用寥寥几个词语支撑全篇，在于其选择的词汇内涵十分丰厚，如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》中“轻”与“重”的哲学对照，可见词语的威力。人文科学著作大量借鉴自然科学著作中的术语，促进了思维精确性的提高，使理论更具有可信性。

不同于形象思维，抽象思维必须有术语。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应让读者感受到小说的明确内涵，“主题鲜明”并不是小说的优点，因为文学写作重在反映丰富的事实，不应该陷入概念化。与此相反，最高级的哲学是离开具体事物

的哲学，抽象程度越高、形象程度越低，就越是优秀的哲学著作。高度抽象就必然需要术语，如黑格尔、康德著作中的术语链很长，有时需要借助专门的辞典进行阅读。尽管维特根斯坦习惯于用日常语言进行学术写作，但其著作却晦涩难读，因为词汇的内涵都被重新界定。尼采用诗的语言进行哲学表述，与黑格尔、康德截然不同，但确实表述了深刻的哲学。原因即在于，“上帝已死”虽然是形象化的表述，但却是高度的浓缩，正如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，高度抽象后的最简短符号，可以是抽象性的词汇，也可以是形象性的词汇。日常生活语言可以产生哲理，但不产生哲学，如“树大招风”等谚语只是一种哲理，无法用这类语言勾勒庞大的哲学体系。

青年时期观看前苏联电影的经历，催化了我领悟到文学艺术作品中存在两个关系：情节关系与情调关系。有些细节无关于情节发展，但构成了作品的重要情调，情调关系高于情节关系。真理的发现，有助于新术语的问世。真理往往是简单的，最终需要术语的帮助，比如“剩余价值”。勃兰兑斯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对浪漫主义的风气总结为“精灵”，夜晚是大自然的精灵游荡的时刻，“精灵”一词就具有高度浓缩的含义。

## （二）归纳哲学的危机

亚里斯多德对比归纳与演绎的思维方式，更偏重于演绎，指导着西方人思维。与这种趋势相反，培根《新工具》强调归纳法的意义，批判极端演绎主义的迂腐，其后经验哲学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。演绎是体系构建的必要工具，体系是演绎思维的必然产物。演绎是从点走向无限的面，归纳是从面走向有限的点。归纳法只产生观点，很难产生体系。若干个归纳出的观点彼此独立，是并列而非派生的关系，不能成为真正的体系，而体系都在同一集合中。西方人之所以能写出体系化的长篇学术理论巨著，是得益于演绎思维，比如《列宁全集》有六十卷之多，而中国人擅长于将纷繁复杂的现象归纳为一句话。我们总是习惯于从不同之中找出共性，学术写作中常有“可见”这个词，强行产生结论，这些需要得到深刻的反思。

人类试图使用演绎法发掘新的知识，但培根认为演绎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大前提之中，相当于“什么都没说”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否定推理的作用，推理可以推导出许多知识，比如数学的公式公理。在所有的理论之中，可以有一部分理论，

仅作为一种理论，不必与实际存在相对应，不负责解释实际存在，只是丰富人的精神世界，使人获得精神享受，使物质性趋于次要位置。这一部分“精神哲学”的功劳极其巨大，黑格尔、尼采的哲学都属于精神哲学，是为人类创造新的精神世界的哲学，可以培养人的想象力。精神哲学相关理论的产生，必须依赖于演绎，这种理论可以背对存在，去创造一个第二世界，而归纳思维只能停留在发现的水平上，不能到达发明的水平。只有演绎才能有所发明创造。

为了弥补归纳法的缺陷，有学者提出了“概率”的概念，却无法保证之后的概率保持一致。归纳哲学把希望寄托于经验与实验，但闭合的系统很难运用到人类社会。归纳哲学过于相信经验，比如“被历史证明过的”表述过于泛滥，“过去”成了唯一的论证。在这种思路之下，对对象的判断，来自于对现象的判断，而非对于对象本身的考察。而历史并非是公正的，过去的事件在今天的出现，并非是不合理的。于是对历史的尊敬，变成了对当代的绝对认可。再如“让事实说话”的表述，把事实看成衡量真理与谬误的标准，但事实是否真的有这种力量？“事实”能否证明一切？

## 二、Q&A以及学员体会

### ★ Q：如何获得演绎推理的起点？

A：演绎和归纳不能完全分开，只是强调不同的侧重点。演绎推理的基点可以是假设的，也可能是归纳的内容。演绎的目的是为了不停地论证出发点，在难以判断时可以充分借用波普尔的“证伪”理论。

### ★ Q：如果获得了一个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术语，是否意味着我们获得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？

A：有这种可能，人生是依靠一个个答案来维持的，虽然可能会被后来的结论推翻，但不妨将其作为现存的答案。

### ★ Q：您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，那么人生的依托和价值体现在哪里？

A：并不是说所有的依托都是不存在的或者值得怀疑的，你可以怀疑“爱”，但我们必须拥有它。我不建议对世界采取全面的怀疑态度，还是要相信一些东西，才能存活下来。有些东西经过千年的沉淀，不需要验证和怀疑，比如爱、美、悲悯情怀。

#### 学员体会：

曹文轩老师的报告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，一个是“术语的重要性”，另一个“归纳哲学危机”。两个板块中，前一个板块令我印象较为深刻。曹老师从很多方面阐述“术语”的重要性。当我们拿到一本著作，或者一篇文献，判断其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便是术语的多寡。术语多则文章环环相扣，每一字都不可删去；术语少则文章水分较多，营养价值较少。确实是这样，在琳琅满目的文献图书中，精辟的术语往往能胜过一段甚至一页冗长的叙述，能够精炼出精妙的术语来概括某个名词，可以充分反映出对某一问题的理解。如果将术语从这个问题中剥离掉，那么再丰富的结论也失去了灵魂。所以，术语体现出的思维是更高级的思维，术语同时也代表了问题的终点，掌握了术语，能够创造出新的术语，那么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就更上了一层楼。（化学学院 张益海）

曹文轩的学术演说思想严肃深刻，观照古今中西，以一种宏大开阔的视野为我们阐释了术语与思维、真理之间缠绕的关系。同时，老师的讲述又深入浅出，兼具严谨的哲学性和浪漫的文学性。此外，曹文轩教授关于文学创造和学术研究的区别分析格外具有启发性，与追求精确性的哲学不同，纵然术语有许多优点，但文学写作要避免概念化，因为好的作品从来不是主题单一鲜明的，真正优秀的作品，具有丰满内蕴与矛盾张力，经得起后世百般的解构与重构，并在不同的时代生发出不同的价值。（中文系 袁续航）

（采写：徐韫琪 编辑：靳澜涛 排版：衣兰波）